得不畧至于魏都平城之後則諸凡舉措皆自我始如伐國則師出我巡遊則車駕出我返則至我營建則役我蓋不得不詳也夫宦于我者其有大舉措書而況魏邪然則何以外之曰摽之為魏足以別矣

一例所不盡有關書法者則論說其下間有與例殊者有所為也是謂變例

一紀外有說可以備紀不及或相發明者録之前人章奏近日名作一同附載以究其極不敢以文繁避也

兩鎮三關通志卷一

五紀

紀者何紀其政以驗其治皆天子事也夫天子有天子之政諸侯有諸侯之政郡縣有郡縣之政茲邊鎮也而曰天子之事者何於戲五瑞既輯乃敷布于明堂九方伏同咸受成于計室何莫而非天子出哉鎮而首宣府者何曰宣府者燕壤之支郡大同者代氏之遺墟也

國家都燕宣為畿服首宣府重時制也關而

首鴈門者何曰鴈門者勾注之要會寧偏者并冀之扞蔽也天下九塞鴈門爲大首鴈門重地險也

宣府紀

天地既闢西北首開化機所行自高而下盖其勢也宣府爲北之東陬爰自上古即入治區政理事實宜有紀録然墳典之書中古已所罕言秦火之後蕩然無復遺跡故說者難之雖然古之治也簡其勢合後之治也繁其勢分治簡者其述不得不畧治繁者其述不得不詳勢分者其分不得不嚴勢合者其事不得不雜而況宣府之地僻于邊塞變故相尋或合于中州或分爲列國或噬于異類或淪爲左衽聲教既殊名實頓異大抵其合者易稽而分者多舛中國者有證而夷狄者鮮徵也昔太史公本秦紀作史記中間載事于秦爲詳其餘諸國亦惟與秦交者多録盖外此即太史公有所不知也而況余輩之固陋管窺于數千載之後乎是固不敢强附會之也所貴原始以要終即末而探本著一方風氣之淳漓考千古形勢之分合辨古今化理之盛衰爲將來施措之鑒戒少有可稽謂之不泯體制倫類可無恤也

太昊伏羲氏水龍氏栗陸來牧

始治冀州也于是共工爲上相栢皇爲下相子襄居左子英居右栗陸居北赫連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九州之牧而天下化洽

此冀土分牧之始也夫言冀則不止宣府矣以其出治之始生民獲安也故紀然宣大一冀也二紀一書也諸若此類者大同紀不再見

女媧氏共工氏康回伏誅

伏羲氏末栗陸之後敖愎自用人心携叛于是共工氏曰康回者竊保冀土任智自神俶亂天常擁防百川隳高湮卑以害天下女媧戮之以濟冀州

此冀土戡亂之始也夫言濟冀州則固利其利矣不可無紀也

黃帝有熊氏帝自將來伐榆罔于阪泉勝之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榆罔不能征黃帝修德諸侯咸來賓榆罔侵陵諸侯帝乃徵師諸侯自將與榆罔戰于阪泉之野勝之○阪泉在今懷來城東

春秋之法力取曰克大崩曰潰盡殺曰殲未有書勝者曰勝存疑以示厚也夫文告而服交綏而退古之道也榆罔之侵陵也帝于是乎始師阪泉之旆也帝

于是乎始戰亦豈必重傷極殪而後爲功邪史文曰勝志服也不然則南巢曰放牧野曰血流此胡微其辭邪噫化暴者曰勝殘克己者曰自勝古人之于勝有類訓矣觸而長之義自見也

附革命說　孔子傳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湯之有慚德也曰恐後世以予爲口實是言放伐自湯始也考之外紀神農氏衰黃帝與榆罔戰于阪泉勝之則似不始于湯也孔子何以云然而口實必于湯耶嗟夫此可以意論矣上古之時有君長而無氏姓也及其有氏姓而無國號也有國號而無帝稱也君臣上下之分未大嚴也天子諸侯之等未大明也各君其地各子其民其明德者則群走而質成之于是乎有來享之賓其所質成者不敢安其居也則遍走而撫視之于是乎有出狩之典建其德之衰也則質成者莫來而撫視者弗能舉矣所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也其王也不必以傳子其亡也亦往往就其諸侯之位以不失其先之所世守是故有改號而無絕國有易主而無弑君也德足以服人而天下自服之則爲太昊爲炎帝爲黃帝德不足以服人而力爭之則爲共工爲蚩尤力爭者爲戮于雋成

而天下無惜辭德服者奮起于一旦而天下無難色此古之所以爲古也黃帝阪泉之役以榆罔之侵暴也戰而勝則諸侯免侵暴之霅天下之志得而黃帝之志亦得矣尚何有他說也外紀稱黃帝三戰得志遂滅榆罔今考之炎帝子孫傳祀者數國則外紀爲可信邪嗟夫不求其意而泥其跡則置尸而祭嫌于黷倫鼇降二女近于無別矣豈獨阪泉之役哉余于外紀所言黃帝習用干戈教熊羆貔貅貙虎與炎帝戰之類咸無取焉懼惑人也

九黎君蚩尤伏誅

蚩尤亦神農之裔好兵喜亂兼并諸侯帝已勝榆罔蚩尤益肆其惡帝乃以中黃直爲將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蚩尤戮之于凶黎之谷○涿鹿山名在今保安州西南凶黎之谷未詳或曰蚩尤九黎之君谷指上谷因戮蚩尤遂以名谷

黃帝誅蚩尤說夕不經有謂蚩尤作亂黃帝初不能征者有謂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威振天下者有謂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者有謂黃帝下日魃以止雨晝蚩尤形以誑人者皆不可信余獨取一焉所謂初不能征也夫聖人不絕人于惡不逆探人奸不輕用

其民于鋒鏑其初未嘗不欲其入于善也不若教率于是有文戒之辭不可告戒于是有威棄之命文德不來征伐是用聖人之不得已也初不能征此黃帝之仁義也於戲舜禪而四凶之惡乃彰啓繼而有扈之逆遂見蚩尤之益肆其暴以天下臣服黃帝也紀蚩尤伏誅于勝榆罔之後事有所因而蚩尤之罪著矣

葷粥入寇帝自將逐出之

○葷粥北狄名匈奴之先也此中國用師于北狄之始也逐者力驅之辭而不玩寇不窮兵之意見矣所以示萬世法也

帝合符至于釜山

○釜山在懷來城北

定都于涿鹿

築城山阿以爲都邑○涿鹿故城括地志曰在嬀州東南黃帝所都也今考之在保安州西南

作合宮

既定都乃廣宮室之制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而布政焉○合宮宜在涿鹿今不可考

嗟夫德至黃帝可謂極矣易稱垂衣裳而天下治又

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斯之謂
極乎方術所言採銅鑄鼎攀髯墮弓事世主莫不甘
心而詩書不道固附會之辭也又其言曰地有九州
黃帝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
也其言甚放無可取者雖然亦有說焉上古事簡而
民純黃帝德盛而制備是混沌之始開人文之大同
也其所威服自應及遠外紀曰得百里之國萬區疑
有之焉夫東至于海南至于江亦爲狹矣而曰萬國
則西北所至遐邈矣乎以今觀之涿鹿東北之極陬
也而以之建都釜山在懷來城北而以之合符則當

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漢以來匈奴他部
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一證也
於戲德盛者流光其黃帝之謂乎我
朝都邑與涿鹿同先儒所謂天地間大事千百年無人
理會者一旦有之矣空幕北之腥羶進中國之禮樂
是當不遠期也

虞帝舜初屬幽州

以冀州之地廣大分燕爲幽州衛水以北爲并州○
宣府燕地衛水在今真定府靈壽縣并州今太原大
同府皆是

此所謂肇十有二州也是時復分遼東諸處爲營州合故九州爲十二也先儒劉氏曰帝都在冀冀域大而隣狄分置幽并以扞北狄使不接畿甸所以壯翼衛遠輕侮也其亦近似矣乎

附舜都潘說

夫舜濮人也而曰生于冀都蒲也而曰在千潘此千載所疑也然考之舜生于姚墟其側微也耕稼陶漁在于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率皆魯衛之境又濮州有歷山山下有姚城則舜實濮人也二女所降是曰汭爲禹貢嬀水出雷首則冀州者舜所遷也而謂舜爲冀人史誤之矣夫舜既濮人則濮之有歷山濟南之有歷山青州之有歷山吾嬀州之有歷山皆非也堯之都也史曰平陽舜之都也亦曰平陽又曰蒲阪斯近之矣而曰都潘則又非也然余有疑焉太史公去古未遠也其言曰余北過涿鹿長老皆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張守節曰嬀州涿鹿城在山側黃帝堯舜之所都也皇甫謐曰舜所都或曰潘今上谷也夫豈無故而爲是言哉嘗謂古人營都與後人異即其生聚之繁托之以出號令宜則居之無有常也是故環轅爲衛視虎豹九關爲甚便土階茅茨視殿闕盤鬱爲甚易內官周于御外官不備惟其人

視屬車法從千乘萬騎爲甚省一歲而五嶽之狩遍
焉一朝而方內之政舉焉固無後世之繁也故自五
帝以來遷徙不常各有都邑異其國氏以彰明德夫
涿鹿蚩尤之故墟黃帝之卜守也雖云既徙實則名
都合宮釜山遺跡具在五載之巡豈不時至故僭爲
之斷曰舜都蒲阪無可疑也平陽者堯都也受終之
廟在焉涿鹿者黃帝之都也合符之山在焉皆舜所
必至焉者生而戴之沒而祠之理之常也而或者遂
曰都焉百世不忘之意也其曰歷山舜井則後人因
而附益之也於戲是可以觀德矣

夏王出歸冀州

水土既平復故九州省幽并歸冀

周成王復屬幽州

復舜十二州見職方

赧王燕築長城置上谷郡

穆王之伐犬戎也荒服不至其後東胡盛强併諸荒
服與燕接境燕昭王有賢將曰秦開爲質于東胡東
胡信之歸而爲燕襲破東胡東胡却地千餘里燕乃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郡○造陽縣名在今
宣府大北襄平今遼東

附上谷考或問春秋戰國之時燕未置郡上谷爲何曰東胡據之也何知曰穆王之伐犬戎也荒服不至各相雄長往往兼并其最强大者則山戎東胡樓煩林胡四部而已山戎最東在燕北東胡稍西在燕西北樓煩林胡又西在晉北齊桓伐山戎至于孤竹燕人始有寧宇趙武靈會樓煩斥林胡而開雲中九原鴈門之地燕昭用秦開走東胡而開上谷之地于是始置郡則未置郡之前上谷爲東胡據明矣曰黃帝不都涿鹿乎曰都奚近胡也曰黃帝之時幅圓最廣其都涿鹿也猶爲宅中夫東止于海南不踰湘非極西北何以稱廣詩書稱治化首軒轅方術家有乘雲車御龍諸說故知黃帝之時西北之國執玉帛者衆矣夫舜禹之際也而三苗負其固戍康之衰也而玁狁肆其毒久矣荒服之難服也降至穆王棄德觀兵窮歆以逞由是樹惇之性離終王之職廢歷年吞併四部遂强古人曰德隆後服德淩先叛是之謂乎嗟夫西北諸戎先王所建以爲荒服者也薰陶未久漸及涼德由是中州不幸而遭其輟軼之患彼亦不幸而不覩夫禮義之俗不亦兩可傷哉不然則周室既衰夷狄漸熾薄伐不修異類南剥若黃帝所逐

之葷粥者來據斯土其部落有山戎東林胡之稱也
然則茲土也黃帝而後燕秦而前已淪異類爲一大
變矣於戲武靈胡服而雲中迺開昭王用閒而上谷
始置千載而下要當知所慎也

燕趙奢爲太守

趙將趙奢得罪奔燕昭王以爲上谷太守
奢何以録曰若奢之賢可録也亦以見昭王之無遺
才也趙產不慶

燕王喜四年將軍鄉秦攻趙

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
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樂閒將梁諫不聽爲
二軍栗腹將而南攻鄗鄉秦將而北由上谷攻代趙
樂乘擊破攻代軍虜鄉秦○鄗真定府高邑縣代今
蔚州
問以燕續周曰前年赧王入秦周亡矣夫燕秦匹也
而上谷燕之所置郡也匪燕奚續曰續奚不于昭王
也曰周未亡也

八年割葛武陽平舒易龍兌龍門臨樂于趙

以上相易燕以山後者與趙趙以山前者與燕○葛
武陽不可考平舒括地志曰在蔚州靈丘縣北今考

之在今廣靈縣西俗呼平水城是也龍兌漢書註曰
即龍山有四穴四時出風者龍門今遵化縣西北石
門也臨樂漢書註曰在幽州同安縣
夫易水長城燕所有也代郡雲中趙所并也燕以平
舒葛武陽與趙趙以龍兌龍門臨樂與燕山前山後
各取所便亦自明甚張守節史記正義曰葛武陽即
今瀛州高陽縣故葛城夫燕自易趙之山前趙自取
燕之山後而乃舉高陽之旁如葛城者以與趙何所
便邪守節不考地形不察事勢見一故葛城便以爲
葛武陽可謂惑矣余則曰葛武陽必近代地而今不
可考也

二十三年趙人來攻拔三十城

秦文信侯呂不韋使剛成君蔡澤約好燕欲以伐趙
廣河間燕太子入質秦秦張唐往相燕甘羅請先于
趙文信侯許之羅見趙王曰王聞秦燕約好太子入
質張卿往相乎曰聞之曰燕秦好欲以伐趙廣河間
也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王與强
秦攻弱燕所謂失于此而取償于彼也趙王立割五
城秦歸燕太子趙攻燕上谷拔三十城○三十城不
可考

於戲王喜之亡非不幸也夫連衡者六國之利也而
況隣國乎結好于趙同拒暴秦燕之良謀也幸其長
平之坑而從栗腹之謀憤于兩軍之亡而乾文信之
詐卒之見欺于秦而太子歸見怨于趙而三十城援
是復一楚懷也故曰王喜之亡非不幸也燕太子歸
一曰自逃與此不同要之秦以趙五城故輕燕質而
不禮此丹之所以逃也

二十七年代王嘉以兵來合

秦破趙趙公子嘉自立于代詳見大同紀至是嘉以
兵合燕軍于上谷以禦秦

燕趙合兵禦秦善矣而恨其晚也詩云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其王喜之謂乎

大饑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置郡守尉監

丞相王綰等言燕趙齊荊地遠請立諸子爲王廷尉
李斯以爲不便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上谷雲中九
原代鴈門皆仍其舊郡置守尉監守掌治其郡尉掌
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

何以紀罷侯置守變古之始一以識異一以罪秦也
或曰燕昭置郡趙奢即官變古之始何以罪秦曰上

谷入燕不過爲其私邑雖有守臣州旅之長而已如
曰孟公綽爲滕薛大夫趙衰守原之類也至于秦政
則始以分茅爲樹兵衆建爲長冠盡廢五等之爵列
藩之制舉天下私之而寄其政于守尉監之三人由
是上焉者不恤其民而苟且之政行下焉者不親其
上而土崩之勢見匹夫一呼二世不祀異之宜識罪
之宜加莫有大于此者然則燕昭始郡不宜罪邪曰
昭也拯我于塗炭而置之于衣冠功在斯人不可以
變古律也噫并代者于婚媾開雲中九原者于林胡
棲煩紀于襄子致其誅而于武靈不深憾則昭也固
久在所原矣曰昭既取之胡而致諸王建之國則何
如曰此王者之事也齊桓晉文之所不逮者而責之
昭乎噫武獻而下兼國多矣余于昭也何得深其文

三十三年築長城

遣蒙恬斥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詳見大同
紀

起臨洮至遼東則上谷在其中矣是故必紀

二世皇帝元年秋九月卒史韓廣自立爲燕王

陳涉起謫戍首叛秦自立爲楚王天下響應遣武臣
張耳陳餘北畧地至是耳餘聞他將爲陳涉畧地還

者多以讒誅勸武臣自立爲趙王遣故上谷卒史韓廣畧燕地燕故貴人豪傑勸廣王燕廣以爲然遂亦自立○卒史郡吏秦制郡置二十人

韓廣之畧燕也武臣遣之武臣之畧趙也陳勝遣之臣背勝而王趙廣背趙而王燕草昧反覆無足取者大書紀之惡秦也不曰趙遣不與趙遣之也天下共苦秦豪傑競起而亡之何趙之可專燕楚之可專趙也其曰卒史著其爲上谷人也廣不立燕後而自王失燕故貴人豪傑心矣故曰自立亦以見昭王之德不可忘也

漢高帝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入寇右丞相酈商來討平之

項羽既入關徙燕王廣王遼東荼廣將從羽入關羽立之爲燕王帝二年韓信下代定趙荼降爲漢至是荼反遣兵攻下上谷及代帝自將討荼虜之遣商以兵來定上谷將軍樊噲定代悉平

曰寇曰討名其爲賊也天下甫定荼也首兵罪不容誅也

七年封兄子信爲羨頡侯

信帝伯兄子從擊反韓王信爲郎中其母有罪帝微

時不得封至是太上皇以爲言乃封羨頡侯高后元年有罪削級爲關內侯○羨頡山名括地志曰在嬀州懷戎縣東南今考之在懷來城東

高帝不忍戛釜之小忿以廢懿親其視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者遠矣於戲謂淮陰之誅夷不始于躡足附耳吾不信也

十二年夏四月燕王盧綰入寇相國周勃來討平之

綰帝里人有舊恩既虜臧荼詔立綰爲燕王及代相陳豨反綰使其臣張勝使胡因與豨通豨誅其降將言之帝乃使使召綰綰不就遂反發兵攻上谷帝遣樊噲討之會有譖噲者詔勃代將勃擊破綰軍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澤都復破綰軍于沮陽追至長城綰亡匈奴遂至上谷定所刼十一縣○沮陽縣名漢屬上谷十一縣不可考

嗟夫高帝既定天下三年之間邊地四反臧荼韓信不待言也莫幸于陳豨莫暱于盧綰亦皆相繼而起以至淪沒何恩信之不足憑而擊斷之不足懲也於戲天下勢而已矣邊塞之地隣近戎虜日有疆事不盛其兵則勢迫于驅羊盛之則變生于化虎又且睥

睨沙漠側足逋藪信降縮出前後踵接此豈人性之頓殊蓋亦事勢之必至者也善哉賈誼之言曰欵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欵臣子之勿俎豎則莫若令如樊酈議衆建者權之以此而已

匈奴入寇

盧綰亡降匈奴因誘匈奴往來侵苦上谷

此叛臣籍外寇以毒中原之始逞其梟獍自戕本根彼悖何知以身賈亂而不慎其機噬臍難及則爲之上者有遺憾也是故窮狡以售私則爲中行說爲趙信爲張元賣略以自利則爲石敬瑭爲趙延壽爲劉豫誘致其兵以擾塞則爲韓信爲盧綰爲盧芳吁可鑒也夫

文帝十一年夏募民來實

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今胡數轉牧行獵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耶入不捄則邊民絶望降敵捄之纔到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數年中國費苦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

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徙實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乃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繫虜之患顧不美哉從之

三代以下得禦虜之宜養鋒蓄銳不耗內而善防外者君莫如漢文畫禦虜之策知彼知此盡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如晁錯以今觀之去彼歲年何啻千百北狄之興亡强弱亦幾易種矣而其所言固鑿鑿可見之行也於戲團結之力丁倍于徵調轉輸之苦百倍干屯田安得錯也與之極論乎

十二年春三月募民來輸粟

錯又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使民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租皆從之

以上二條乃文帝實政所以庶富塞下之道也即樂生之欲爲保障之功指資養之餘濟轉輸之急漢之所以成漢者大要由此也然拜爵免罪之事論者尚

有疑焉蓋以名器不可以假人怙終或至于幸惡律以先王之道猶爲未盡善也於戲文帝息民力于楚漢困斃之餘施大惠于刑措不用之日爵止于顯榮而匪以耶政粟募于塞下而費出有經可謂得一時濟變之微權小損而大益者也不以縱濫斯爲近古矣乎後有籌者若文帝可也

景帝三年李廣爲太守

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周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以梁王授將軍印還賞不行至是徙爲上谷太守廣何以紀錄賢也賢而出守志邊人之喜也吳賞不行一官絶塞斯其景帝之薄乎

武帝元光六年春匈奴入寇

殺畧吏民甚衆

車騎將軍衛青出塞擊匈奴敗之

于是四將軍將各萬騎擊匈奴關市下青出上谷至龍城遇虜敗之得首虜七百驍騎將軍李廣出隴門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並無獲而還

元朔二年棄造陽

時漢數出擊匈奴取河南地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

因河爲固置朔方郡乃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辟縣造陽地言縣之斗絶曲僻入匈奴者爲造陽地也

於戲功有所不因利有所不守險有所不據鄭宅棫林桓公舍之而興晉擯諸戎魏絳和之而利漢守函谷項羽破之而安人知漢武虜金人空王庭之爲功而不知侯富民校搜粟之爲功開朔方置樂浪之爲利而不知捐造陽罷輪臺之爲利通玉門廣眩雷之爲險而不知實秦中減北戍之爲險此其所以爲漢武與

六年匈奴入寇

數萬騎入殺數百人

太守郝賢封衆利侯

賢四從大將軍出塞捕斬首虜二千餘論功侯

賢之四出必以師從郡人與匈奴戰久矣功成骨枯其詳不可考也紀之匪曰録功有所感也

元狩四年居烏桓于塞外

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擊匈奴破之匈奴左地遂空去病乃請徙烏桓諸部分置上谷及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置護烏桓校尉擁節領之○烏桓東胡遺種

爲匈奴所破走保烏桓山因名

塞外亦紀謹之至也曰居其識漢失已乎夫匈奴遠遁中國之利也何左地之必實而烏桓之足倚邪却虎進狼君子謂之取擾置校不書于塞外非我土也

征和二年秋九月匈奴入寇

昭帝元鳳元年中郎將趙充國來屯

武都氐反充國爲護軍都尉擊走之至是遷中郎將屯上谷○武都氐西戎近武都塞者

宣帝本始三年後將軍趙充國來屯

詳見大同紀

王莽慕漢六年秋七月莽以耿況爲連率景丹爲連率副貳

莽改郡名上谷曰朔調置連率連率副貳官以況丹爲之○連率太守副貳屬令也

況何以紀賢可録也賢則奚係以莽不沒其實且著弇功也匪弇況莽臣也已丹何以紀功微于況而心同者也

帝玄更始元年耿況爲太守景丹爲長史

更始立使使者循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況丹與功曹寇恂迎使者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無還意恂

勒兵陳說使者不得已承制拜況太守丹長史
況丹已爲連率及副貳矣何以復書存漢制明改正
也蓋亦幸況丹之得爲漢臣也拜官非使者意斯遂
得爲漢臣乎曰更始之命曰先降者復爵位率僚屬
迎界上況之先降何知也納印綬無還意使者誤矣
勒兵陳說則恂之忠憤所激非況丹意也況丹不終
于更始卒歸光武更始今制乃遂爲漢臣乎曰降更
始所以從漢也歸光武所以存漢也是故其終始之
節也區區授受之末不足計也

二年春正月太守況遣子弇知長安弇遂謁大司馬秀于盧奴

況自以莽置不安遣弇詣長安奉奏于更始弇至宋
子會王郎反從吏皆亡降王郎弇聞光武在盧奴乃
馳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幾
兵定王郎光武聞之甚說○盧奴縣名漢屬中山
大夫無遂事弇承父命而曰遂美惡何居曰細行之
曲謹大德之累也小言之必信躬建之恥也況之奉
奏知有漢也弇之之盧奴所以爲漢也其趨無不同
也長安之號令不行邯鄲之凶焰勃熾況蓋有不及
知者弇遂事而尊主說親所謂出境之利事之可也

孰謂東漢人材不足與權也哉曰遂著弇功也

二月弇來裴兵

弇從光武至薊聞王郎兵且至弇勸北行發上谷漁陽兵諸官屬皆不欲會薊中亂光武南馳富屬各分散弇與光武相失弇乃馳還就況發兵

況之遣弇奉奏長安也而弇遂之盧奴光武之相失自薊南馳也而弇遂北發兵其忠誠所激應變知流不待平豐討步而已知其大過人矣噫光武之中興也耿氏之功爲最耿氏之佐命也弇之力居外古人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又曰家國一理忠孝一機余于是乎有感

功曹寇恂如漁陽

恂及門下椽閔業說況曰邯鄲卒起難可信何始起事獨劉伯升耳大司馬伯升弟尊賢下士可攀附也請東約漁陽大守彭寵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平也況乃遣恂如漁陽約寵

弇一太守子恂一郡功曹微者也其來也以奉奏還其往也以通與國恒事也皆不足紀者也噫弇一太守子而能識光武王郎順逆之勢恂一郡功曹而能決盧奴邯鄲成敗之機其來也以裴兵而況之忠義

始明其往也以約寵而況之忠義有助是故微不微恒不恒矣無紀可乎

郡兵會漁陽兵從大司馬秀于廣阿

況發突騎二千步卒千人命弇恂丹將之與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鄉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于廣阿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駭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喜曰當與上谷漁陽士大夫共此功名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檄拜況大將軍興義侯○廣阿縣名漢屬鉅鹿

光武之得天下二郡士大夫之功真偉然也夫當王郎逆檄四馳諸郡真偽莫辨之際斯時也光武之德澤入人未深更始之縱弛天下解體矣是故邯鄲之勢昌而河北之援絕南馳則不足與歸北討則無可爲藉忽此義旅翩然來同轉戰而南無有勍敵即其腹背之夾攻殆由天授之成筭也嗟夫漢高距廣武也實資淮陰趙代之兵光武急邯鄲也乃賴耿彭幽薊之騎古人所謂形勢之地材武之方得之則興舍之則亡者其是之謂乎噫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代太守趙末如廣阿

更始徵末況勸末無往令詣廣阿謁光武光武遣末

復任

末代守也此何以紀曰我所遣也謂之我志

五校賊入寇太守況擊破之

弇復來發兵

王郎既破弇說光武無還長安益發兵平群盜光武

然之弇乃復馳還移檄諸郡喻以發兵之意時更始

忌光武威名日盛使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又徵

況入朝遣其將帛順來守上谷弇至收順斬之發幽

諸郡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群盜

光武建武二年春正月漁陽太守彭寵入寇太守況禦

却之

王郎之急也帝賴漁陽上谷兵以濟寵自恃功大宜

有殊遇後不付望恒怏怏及是帝徵寵寵遂反自念

與況同功賞俱薄數遣使畧誘況況不受斬其使寵

遂遣兵寇上谷況禦却之

三年彭寵入寇

拔數縣

拔縣不書況在寵不能有也

騎都尉臧宮征虜將軍祭遵來擊更始將左防帯顏于
沮陽斬之

時赤眉入長安更始已亡防顏皆更始所遣定幽州
諸郡者

曰擊曰斬臣各爲其主不以防顏同叛逆也

四年太守況遣子入侍

弇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豊
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帝壯其意許之詔
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
京師者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慰安之令與王
常屯涿郡勉思方畧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子國
入侍帝善之進封況隃糜侯○富平獲索諸盜名
余于伯昭獨許其料事之智裁變之義決機之勇謹
嫌之慎會其全德屹爲宗功非餘人可及也夫以上
谷一郡之力當邯鄲百萬之師進則併存退則覆敗
爲光武歷歷言之料事智矣薊城解散主屬異馳不
俟圖謀北發突騎爲父況一一決之裁變義矣光武
之北未敢訟言貳更始也帝順之戮趍舍昭然決機
一何勇也彭寵之討本出已策也上書求徵逡巡疑
似謹嫌一何慎也嘗謂伯昭不似三代以下人物於

戲假王失期躡足附耳視此何若保全功臣美烏可
專于上哉

五年春二月太守況歸于京師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
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于是況歸于京
師

東漢有輸誠之臣二人焉河西之竇融上谷之耿況
皆能始終以功名顯光武所以待之者亦曲盡其道
此萬世藩臣效節之規遇變擇事之鑑而亦君人者
懋賞勳庸保全故舊之法也盛哉

龔賜爲太守

賜勝子帝嘉勝節拜賜太守
賜何以紀重奬節也是故東京之義氣凜然也

九年王霸爲太守

霸與大司馬吳漢將軍王常朱祐侯進等擊盧芳將
賈覽閔堪于高柳不克吳漢還洛陽留朱祐王常侯
進分屯要害詔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捕擊胡虜○
高柳縣名漢屬代
漢太守莅宣者莫久于霸其施措便民亦莫著于霸
紀之所以勸也

十年詔太守覇爲諸軍鋒

匈奴數拔高覽覇擊破之

十三年治飛狐道

詔太守覇將弛刑徒治之○飛狐口在今廣昌縣

通温水漕

太守覇請通温水漕以免陸輓之費從之○温餘水出居庸關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益縣北

邊塞之仰給于東南水運之不行于西北蓋從古病之也温水通漕居庸以東者也以西固未之及也於戲引而伸之其將有所待乎

十五年春二月吏民內徙

匈奴寇抄日甚州郡不能禁詔大司馬吳漢將軍馬成馬武等擊之因徙上谷及代鴈門吏民六萬餘口入常山關居庸關東以避之○常山關號常山峽即飛狐口居庸關即今居庸關漢置縣屬上谷

以王覇爲守而不能止匈奴之寇至徙吏民入關避之于此可見光武厭苦兵革之意也雖然却敵以自强不以遜避守塞以扼要不以遠道太王避狄力不支也以天下全盛之時而爲徙民內避之事將無失險而乖自强乎亭障淪壞武備廢弛光武所以卒悔

之與

匈奴入居塞內

吏民既徙邊郡多廢于是匈奴左部乘虛入居上谷塞內

嗟夫塞外之居禍之漸也塞內之居禍之成也履霜者堅氷剝床者至膚明智覩未然況已著乎光武中興之令主而爲謀不臧始禍成釁可惜也哉或問光武失于徙民晉武失于徙戎一也晉禍不旋踵而東京不至雲擾其故何也曰未可例論也光武雖失于徙民然納趙熹之議則邊郡復置因二虜之間而北庭遂空救弊之策旋施所值之勢不競也若夫晉武則既忽于夷夏之防復昧夫首尾之勢抱火積薪其燃立見雖然五部之分魏武已病其難制雜居之不忌晉人亦未嘗不以光武爲口實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三月增屯兵

上谷二千餘人以備匈奴

嗟夫帝于是乎媿鼂錯矣錯之言曰遠方之人不知匈奴之能不如選常居者而帝也徙土著之民以入關增調發之戍以爲備其得失損益何如也噫素王

之嘆悔心之萌乎不然漢岌岌矣

二十一年冬十月匈奴烏桓入寇伏波將軍馬援來行障塞

烏桓匈奴連兵爲寇且居止塞下朝發窮廬暮至城郭邊民苦之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尤爲強鷙詔援來行障塞援因出代擊之不利引還事在大同紀

附馭戎論

夫馭戎之道有三弘大公之度以開其向化之心蓄不測之威以消其先事之詐嚴必然之防以懲其窺伺之禍是故在盛世則王會可圖在絕世則國守不失其來也則撫之有道而怨憤之心不與其去也則防之有常而慢侮之釁不作古先聖王之所以馭戎者不過如斯而已夫先王之世固有山戎諸夷雜處于侯伯甸衛之中者矣非故欲其如此也開闢以來種類雜間或依山水之險或以草木之蕃自限一隅未同禮教然先王不閉糴曲防以病之也不草薙禽獮以殄之也朝會也與之通貢賦也爲之節其所以待之也公矣都鄙廬井以養民比閭族黨以成賦方伯連帥以制兵大司馬三令九伐以懲不恪其所以威之也不測矣楚越富土不踰子爵秦代盛馬僻在邊鄙有會同而無與盟有聘問而無交質

其所以防之也復極其嚴矣是故等分之既明則狂悖之莫肆摩染之既久則習俗之漸移以故彼時諸戎夷至今無復存者白狄赤狄潞鮮陸渾之類率以頑嚚就誅吳楚於越秦代邾淮之國悉列衣冠同于中國矣先王仁義之治文德武功之施其效固如此也逮至後世所患者北胡南越疆外之醜而已夫欵塞求貢其來可許也而轉車千乘疲勞中國賜賞濫越位諸王上其所以待之者失矣納貢請吏其情可通也而都護一出兵行糧從嗣繼與奪恩怨蝟作其所以震之者瀆矣烏桓之始也分置塞下南匈奴之附也罷斥邊關甚者雜處于閭閻宿衛于朝宁其所以防之者復陵替隳蔑無復紀極矣由是烏桓匈奴爲患于漢羌氐鮮卑稔亂于晉唐室之雜夷宋人之不競源皆此也於戲匪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子可養而食牛之氣不除原焰可噓而自焚之慘莫測踈之而不親外之而不內治之而不治不易之法也煦之以恩恩極則褻投之以利利盡則爭始爲我役終必至于相輕曲爲彼謀究必成乎自斃其端甚多不可不察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入寇

○貊人東夷一曰濊貉

冬十月居烏桓于塞內置烏桓校尉

遼東烏桓大人郝旦等朝貢獻奴婢牛馬烏桓多願宿衛于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八十一人畱居塞內布于沿邊諸郡給其衣食令招來種人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司徒椽班彪上言宜復置烏桓校尉于是置于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質子互市○寧城今隆慶州

匈奴入居彼伺我釁也居匈奴我自貽戚也于塞外其釁始兆也于塞內其禍遂成也光武捄弊于匈奴而階厲于烏桓效尤于元狩而剥膚于季世其殆未熟思乎至于班彪置校之請雖足以少舒目前而無能攻其尻尾之禍亦末也已

二十六年歸所徙吏民

烏桓內屬南匈奴亦遣子入侍詔歸所徙吏民入關者于本土皆賜裝錢轉輸給食

于是而知光武之安內攘外有古道焉夫匈奴烏桓之連兵高句驪鮮卑之桀驁大被其困邊塞蕭然光武抑臧馬伊吾之志却匈奴都護之請未嘗輕用其民于鋒刃之下也所失者徙吏民入關而已其責州

郡以防禦分謁者以轉輸馬援出視障塞王覇兼領屯兵則未嘗一日忘邊土也卒之烏桓內屬南虜入朝戍兵大減徙口盡歸所謂不遠之復也於戲其斯以爲光武與

明帝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郡兵從烏桓校尉文穆及騎都尉來苗出塞擊北匈奴無獲而還

帝欲遵武帝故事攘胡遣諸將分道擊匈奴穆苗將上谷及他邊郡兵出平城塞至匈河無獲而還事在大同紀○北匈奴建武中匈奴奠鞬日逐王欵塞求附自立爲單于號南匈奴其故部爲北匈奴平城今大同府匈河一名匈奴河在金城大北

出平城不紀此何以紀用我兵也曰無獲有足懲也蓋至是而光武之德衰矣夫玉門之閉侍子之却雖以躋于虞階可也其辭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大哉王言祝網之後所僅見也胡明帝親聆之而不自勝其私邪

章帝建初三年謁者鄧訓屯狐奴

太守任興欵誅赤沙烏桓衆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狐奴縣名漢屬漁陽屯狐奴不紀此何以紀著任興之罪也

六年鄧訓爲烏桓校尉

訓屯狐奴撫接邊民甚得幽部之和及是遷校尉黎陽故人携老幼隨之徙邊諸胡聞之不敢南近塞漢臣以恩威得邊人胡氏心者二人訓與劉虞是也訓以功名顯而虞竟殲滅所遇之時不同也此古人所以願爲良臣與

章和二年冬十月郡兵詣車騎將軍竇憲第

憲出擊匈奴弟景擅使乘驛施檄沿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士詣其弟上谷厲門漁陽俱遣吏將送司徒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不報

漢制發兵虎符爲重景之擅至于輒檄二千石之懦至于將送詣第不待桓靈而知漢室之不競矣其守不可考爲誰然去建初不遠豈任興邪曰郡兵罪郡也不曰景檄專自治也發兵者景直書曰憲罪首惡也其亦竊取于趙盾紱君之義乎

和帝元興元年發烏桓兵擊貊人

遼東貊人爲患詔發上谷烏桓兵擊之

此用外兵也不勝則長寇勝之則啓戎狄輕中國之心矣生釁招侮往往由之余是以不願烏桓之內處

而役之也或曰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何乃不可曰夷狄攻夷狄謂其自相攻擊或用間也非謂我力不足而藉力異類也是故本始遣校持節護烏孫擊匈奴猶爲中策也

安帝 永初三年夏六月烏桓入寇漁陽烏桓反與右北平雜胡連兵寇上谷及代

元初五年秋八月鮮卑入寇增屯兵鮮卑初役屬匈奴北匈奴破漸移居匈奴故地建武末遣使詣遼東太守祭彤求自效後其大人燕荔陽入朝詔封爲王至是叛寇上谷及代燒官寺殺長吏詔發沿邊甲卒黎陽營士增屯上谷○鮮卑東胡支部亦以保山得名

冬十一月鮮卑入寇攻居庸關詔前發兵分屯要害

建光元年秋九月鮮卑入寇雲中太守成嚴功曹楊穆來禦死之

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度遼將軍鄧遵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至是鞬反攻居庸嚴率兵來禦兵敗穆以身蔽嚴俱沒

嚴穆書死與效節也然寇攻居庸非雲中境嚴穆死之得微傷于勇乎曰此遼西鮮卑也自東而西是故居庸隘地也得出居庸則上谷雲中皆馳突矣居庸之師爲扼其隘也嚴死于隘穆死于嚴所謂效節也書曰鮮卑寇居庸雲中太守來禦死之則徐常之不能折衝上谷之不能保險代郡之不能并力前分屯要害邊兵之不能死地舉見之矣

順帝陽嘉元年冬烏桓校尉耿燁出塞擊鮮卑敗之

烏桓大人戎莫魔以衆從有功封率衆王

桓帝延熹元年冬十二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入寇

抄畧沿邊郡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寇

二年烏桓反

烏桓居上谷者其大人難樓有衆九千餘落至是反擾邊爲患

雜居之禍見矣能不致憾于作俑者邪

中平六年尚書盧植來

董卓議廢少帝衆莫敢應尚書盧植爭之卓大怒免植官植逃隱上谷

何以紀錄賢也植來而漢廷空矣是故賢而出官者

紀爲斯地喜也賢而来奔者紀爲世道悲也録賢同而悲喜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開胡市

幽州牧劉虞懷撫夷夏甚著威信幽舊應接荒外資費不支歲割青冀賦調二億餘不足時值多難道里斷絶委輸不至虞政令務從寛大勸督農植且開上谷胡市及漁陽塩鐵之利民説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來歸者百萬口

何以紀存虞功也虞爲牧而澤之被于郡者深矣

附胡市對

或問胡市曰足以利國虞不請而開之可乎曰大夫出境苟有利于國者事之可也而況虞居親贊岳伯之任値國命阻絶之時乎胡市之利國何如曰先王之于夷狄也不欲滅絶其類也故不爲窮征不欲其獨外于禮義也故列之荒服不欲其無恒産以長剽刼也故委之山川之外之地周德之衰也而荒服不至秦漢之亂也而匈奴遂强始與中國隣矣由是終王之莫識也而曰和親方貢之莫修也而曰歲幣恒産之莫立也而曰逐水草夫絶禮義則殘忍之性日增廢方貢則中國之貨日隔逐水草則士馬之畜日强由是非盜不足以得利也則穿塞踵至

非戰不足以邀和也則分道相聞非傲不足以自肆也則號爲孤憤驕子史謂匈奴將欲和親必先寇暴漢亦關市不絕以中之正此意也夫繒絮之衣非可以辟兵膏粱之食非可以長雲浮靡纖淫之習非可以便騎射閑突擊而東胡之冶足稱利兵幕南之畜號爲逸足以此易彼謂非中國之利乎且潛消其殘忍之心漸革其氊裘之俗耒耜可開戈鋋是遠則又聖人之微意而中國之大利也嘗觀于古矣諸戎雜居密邇都邑者先王皆不絕之與通朝會而封父之弓慎肅之矢掌之故府名爲分器是豈無意于其間

邪後之憂匈奴者莫如賈誼誼之言曰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術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其次莫如鼂錯錯之言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降胡義渠歸義者衆可賜之甲兵益以良騎使兩軍相爲表裏嗟夫誼錯明申韓喜近功者也世固疑其疎而愚則病其隘也然則不爲誼錯之申韓近功者其道宜何如也求聖人之心而酌古制之變要必有至當歸一之論也

四年冬十月幽州牧劉虞來奔降虜校尉公孫瓚執之以歸

瓚屢違節度又侵犯百姓虞所賫賞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虞遣驛使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朝廷依違而已虞迺謀討之至是自率諸屯兵合十萬人攻瓚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瓚時部曲在外倉卒聞之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廬舍勑不聽焚燒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城破瓚遂執虞并其妻子還薊殺之

何以紀傷漢室也漢末所屬望者虞而已兵敗來奔城破被執郡守之不能捄州牧縣人之不能保全城罪皆不能辭也瓚不去官見其身爲漢臣而行爲漢賊也言執舉所知也不言殺我所不知也

附虞妻妾羅綺辯

史言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妻妾服羅紈盛綺餙時人以此疑之於戲此非虞之實也瓚之謀而其黨騰播之也夫虞天性仁愛故于討瓚成敗之際不忍焚廬舍天性忠誠故于諸州勸進之際不忍踐尊號天性朴素故于民說年登米石三十之日食無重肉敝衣繩履使僭奢者改操而革心此其生平之所同在

幽遠邇之所悉者也夫矯情以取譽者必有所大欲也公孫布被志在台階楊廣絕音心存儲貳若虞者勢可以爲君地足以自帝豪傑之所歸侯牧之所戴而執謙撝素奉表陳情不難其愛子間關道路以布誠不憚于遣兵徘徊袁術以示信而顧邀曲謹之小節餙崇儉之虛聲欲何爲邪夫豪傑並爭土宇分裂有此無益也身爲祭酒黎庶歸心無此無損也虞豈智不權此而爲是矯矯者邪然則何以有是說也曰瓚霅牧主夷夏同憤幽部之民感虞恩德各思推刃括鋒于瓚之腹心瓚作此謗爲虞樹疑而求自免于禍也其黨喧而和之吠影吠聲成于一旦史氏不察遂著其事使虞葵藿之志不竟施于當年薏苡之嫌更抱誣于地下於戲君子之道益孤而小人肆無忌憚矣然范曄作虞傳首之曰瓚兵搜其內則猶爲存疑未信言之也於戲余懼夫讀者之以辭害意而使虞蒙是誣也故爲之辯

興平二年郡人殺公孫瓚長吏

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于是上谷及代郡廣陽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紀予義也而虞之德爲不泯矣

建安十年閻柔爲烏桓校尉

柔廣陽人少没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歸信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時袁紹爲冀州牧因善遇柔至是曹操平河北柔帥鮮卑烏桓歸附操因表柔爲校尉持漢節治寧城如舊

授官不備紀録賢則紀恒事不備紀示譏則紀柔爲校尉譏非德賞也

建安十八年春三月復歸冀州

時羌胡大擾吏民流徙分散曹操建議省幽并仍爲九州

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復屬幽州

曹氏新墓經畧邊郡復置幽并二州○十月曹丕篡漢爲魏

或問丕已篡漢何乃仍稱建安曰不以篡問于正統也不有章武乎曰此時昭烈未帝也

後主 建興六年秋魏詔太守閻志諭解鮮卑

魏烏桓校尉田豫遣椽詳夏舍詣鮮卑大人軻比能婿鬱築鞬部鞬殺之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魏主聞之以問孫賢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

素爲鮮卑所信詔使諭比能可不煩師從之比能解去○馬城即馬邑

田豫以一人而興出塞之師比能以婚故而圍中國之校始爲我役終必至于相輕曲爲彼圖究必成乎自斃是之類乎紀治厲階不止譏失刑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置廣寧郡

分上谷之東爲廣寧郡治寧城

惠帝永平四年秋八月居庸地坼

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有水涌出○十月幽州邊七震裂自代王嘉之後中更莽操之變無聞焉始再見于此豈不以秦政之後燕趙尋兵晉惠以來羌胡雲擾積亂百年且猶未定爲莫大之變邪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之兆也信夫

元康五年冬十月索頭來居塞外

鮮卑索頭部世居漠北後漸南徙居匈奴地其可汗祿官用代人衛操箕瞻等謀招集邊人部落漸盛至是分其國爲三一居上谷塞外濡源祿官自統之一居參合陂北使兄子猗㐫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㐫弟猗盧統之○參合陂漢書注曰在朔州定襄縣北今考之在廢雲川城西

此拓跋近塞之始也再徙入塞矣再徙都平城矣遂盛于楥琨大舉干滅燕而吾土之禍成矣於戲易戒履霜馴至堅氷夫子斷之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辯之不早辯也晉人不辯其禍遂成非不幸也辯之之道何如曰察辛有之言以防內酌江充之論以徙戎其庶幾乎

懷帝 末嘉五年郡人歸并州刺史劉琨于中山幽州刺史王浚伐之以歸

晉亂浚謀不軌設壇告類自領尚書令琨時爲并州召倈離散將謀勤王遣其弟希合衆于中山上谷廣寧及代郡之民爭從之衆至三萬浚聞之怒遣胡矩段疾睦眷攻希殺之驅三郡民以歸

何以紀嘉從琨也于是郡人之從違審矣曰伐用兵衆以歸甚辭皆惡浚也

附太學生陳善二劉論 北方岳牧余于漢晉之間得純臣二人焉幽牧虞并牧琨也而卒皆未獲有成云夫論人者貴得其心焉已爾事功之成敗不計也當夫閹寺擅權風角首禍卓爲社虎獻生不辰漢氏之土宇橫分豪傑染鼎矣而虞也心在本朝惠宣幽土間道之使奉迎之兵前後相聞情款昭著是漢臣莫

純于虞也金行失禦牝晨召凶狂胡陸梁黠羯跳横晉氏之神州淪没七廟爲墟矣而琨也間關并塞徘徊異徒自效之牘勸進之箋遠近所傳辭旨懇切是晉臣莫純于琨也然仁足以安流離而不能止公孫之雹義足以解胡圍而不能明匹磾之疑豈弘仁之度不優于决機廟堂之才非所以制變邪而何事功之相左邪盖嘗論天道人心相爲表裏有懷舊德則恢復效成一棄其凉則鞠恭徒瘁此萇弘所以化碧孔明所以隕星也含血自殲豈獨二公乎哉雖然二公人品尚亦有可論者幽州天性寬弘操持儉約并州意氣豪侈疾忌所先虞能使故吏鮮卑爲之復讐琨則令狐匹磾舉成讐怨又虞拳拳保聚不忍戰民琨則不審勢形数挑强寇要之相去爲有間也其最可稱者則虞拒上尊號者曰主上蒙塵所宜雪耻諸君各據州郡乃造逆謀以相垢誤千載而下人其謂何琨之去晉陽也自知夷狄異類難以義服冀輸寫至誠徼倖萬一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是二者所謂與日月争光者也論人者貴先得其心焉已爾事功之成敗不計也余故曰漢晉之間得純臣二人焉而不以瑣瑣者爲優劣也

愍帝建興二年春三月劉翰以郡入于段匹磾

王浚既謀逆心志益肆石勒僞遣表勸進浚信之不設備至是勒襲浚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遂入薊執浚殺之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置諸守宰而還勒既還翰以郡入于段匹磾○段匹磾鮮卑別種晉封遼西公

翰何以不書勒署翰旋歸段不與勒署之也然則與翰乎翰故晉臣受勒之署不歸之晉而歸之段氏晉罪人也不書晉官所以誅翰也匹磾猶爲晉臣而曰入于若兩國者何勿塵受封遼西位號單于統其部人而已匹磾遭值晉亂盡據幽土而臣晉人王浚之死不請而受劉琨之推情非得已烏得同于晉臣乎曰入于匹磾著晉始失之而翰之罪益明矣所謂盜地以下敵不有君命者也

成帝咸康四年春始降于後趙

後趙石勒使石虎攻破段匹磾于厭次殺之匹磾弟牙立牙從祖就睦眷之孫遼弑牙立至是石虎攻遼遣將支雄等率步騎七萬爲前鋒長驅入薊遼所署上谷相侯翕及代相張收皆以郡降

不書翕降罪遼也于是遼不能戰曰始謹之也夫王

浚不道甫著逆謀匹磾自私猶稟正朔降趙則聲教
遂殊淪于異類矣豈非斯土之大變哉故特謹之

穆帝永和六年春二月燕遷郡人于徐無

冉閔慕後趙國大亂燕王慕容儁圖兼併以兵南伐
出自盧龍趙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將王他守薊
儁攻破之斬他儁因都薊遷上谷廣寧人于徐無代
郡人于凡城○徐無縣名漢屬北平凡城不可考

帝奕太和五年冬十一月降于秦

秦王堅遣王猛伐燕臧之上谷降秦

孝武帝寧康二年蝗

太元元年冬十二月代劉庫仁來居塞下

劉衛辰者匈奴別部素役屬于代至是貳于代以秦
伐代代王什翼犍病不能戰奔陰山避之秦兵退犍
還庶長子寔君弒犍秦兵復至國大亂秦主堅誅寔
君欲遷犍孫珪于長安長史燕鳳請分代授庫仁及
衛辰以滇珪長堅從之分代爲二自河以東屬庫仁
以西屬衛辰庫仁乃徙居上谷塞下奉珪甚謹○索
頭猗盧建興中以功封代王翼犍其孫也燕鳳上谷
人

何以紀處我塞下不可不謹也庫仁曰代忠于所事

也

九年郡兵捄秦

秦主堅伐晉敗于肥水國內大亂慕容垂叛秦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幽州刺史王末劉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其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末擊規大破之庫仁聞規破復大舉捄丕發上谷及代鴈門兵次于繁峙○慕容垂儁孫秦滅燕入秦秦主堅以爲將

何以紀用我兵也據事直書而庫仁之美見矣庫仁之死何以不書曰非我所知也

十年夏六月降于燕

劉庫仁死苻丕棄鄴走還晉陽于是河北郡縣皆復降于慕容垂○慕容垂自立號後燕

十二年春二月代王珪至甯川

珪既長其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推珪爲主大會牛川即代王位都于盛樂是年至甯川遂至赤城巡于松漠○甯川在隆慶赤城即今赤城

附上谷對

或問慕容垂拓跋珪之時上谷何屬曰上谷故燕屬也而秦獲之慕容垂之叛也復歸于燕然上谷之甯川赤城則自咸和以來已爲代矣盖代自

乞徙于劉琨之後勾注之北雲州代郡皆其有也所不盡者上谷以東及幽州之東南隅耳是時上谷盖分屬兩國云

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燕主慕容垂至沮陽卒

先是垂遣其太子寶伐魏敗于參合遁還事在大同紀至是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攻平城拔之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貳心垂之過參合也見積尸如山爲之設祭軍上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至是發疾乃築燕昌城而還至沮陽卒○十一年代改號魏青嶺未詳天門關名在太原西北燕昌城不可考

夏四月降于魏

魏王珪聞燕主慕容垂卒發兵命莫題王建將之攻燕燕上谷太守驎棄城走廣甯太守劉亢埿戰死于是悉降于魏

夫甯川廣甯地也前書魏珪至甯川而此言廣甯降魏有足疑者豈廣甯以西爲魏以東爲燕珪至其西亢埿守其東邪抑數年之間廣甯之地魏燕屢得屢失邪今不可考矣姑存之

附上谷不屬北燕辯　按一統志言上谷地晉末爲馮跋所據今考之上谷自太康分置遂爲二郡上谷有沮陽居庸之屬廣寧有下洛涿廉之屬中間爲燕爲秦反覆不常而莫題師至遂降爲魏最爲明正自此以後魏人舉事恒有上谷巡幸則夕廣寧夫馮跋弑慕容熙慕高雲乃在義熙末去此尚十三年而何云馮跋據之乎且宋文元嘉九年魏攻北燕其長樂公以遼西叛降夫遼西爲魏燕界則北平以西故屬魏也明矣一統志不之考但見跋臣有上谷公乳遂以爲跋據上谷而不知草昧之時爵名封號往往取非其屬以自侈稱原非事實也夫跋臣固亦有汲郡公弘上黨公昭廣宗公弗勤矣可皆以爲跋所據地邪以是知究竟古跡非可草草者也

兩鎮三關通志卷一